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經稽疑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姜令照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五經稽疑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五經稽疑八卷明朱睦㮮撰睦㮮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橚六世孫襲封鎮國中尉萬歷初舉宗正睦㮮嘗築萬卷堂覃思考索著述甚富所作授經圖已别著録是書取五經疑義参考異同而斷以己意徵引極

為該博雖其中如郭京易舉正之類未免誤
采偽書春秋邦儀父為邦命卿之類未免太
涉臆斷而大致平允詞簡而明亦說經家當
考之書也惟禮記之末附以明代典禮八條
則殊乖說經之體云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五經稽疑序

屈平者楚之同姓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屈平職掌三姓叙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人言行職修王甚珍之為同列上官靳尚所譖王乃疏平平含忠履潔而遠見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鬱伊易感作離騷以此知古之三百篇皆非無感而作也余少靡所好遊心六經嘗作春秋稽疑餘未及為也癸未四月余病在告杜門謝客頗多餘暇因思古人實有慨於余心乃取四經時披

閱焉或有疑者參訂諸家之説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雖不敢比跡昔賢然欝伊之感庶幾同焉萬歷十一年十月既望周府宗正奉旨督理宗學汴上睦㮚題

五經稽疑卷一

明　朱睦㮮　撰

周易

元亨利貞

易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故注者各以所見如元亨利貞程傳以為四德本義謂當得大通而利在貞固然後可以保終也或謂上說以占言當宗本義以彖言當宗程傳程傳祖文言者也

彖傳文傳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本彖傳之辭今不曰傳而曰彖何也雖磐桓志行正也此本文傳之辭今不曰傳而曰小象何也其他卦曰彖曰小象皆類此是義不知本於何人始於何時宋大儒俱不言及或别有意義也

文言

文言下原有一傳字乃孔子發明文王彖辭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藴而王輔嗣去傳字秖曰文言解者有謂

文飾其言有謂交錯而言有謂古有是言而孔子文之

按陸明德釋文引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武帝之說必有所據但未詳言耳或曰文即文王言即彖辭孔子傳述文王之意而推廣之也首章云元者善之長也與春秋傳惠伯之辭同後人遂疑非孔子之言檪常考之古無是語穆姜惠伯亦無是語乃左氏用文言傳假託惠伯云云此無可疑者謂說卦非孔子所述是矣

見龍在田

見龍在田時舍也項平甫舍讀作去聲止也猶傳舍之舍謂龍初出潛時寓於此朱義雖未明訓音義亦與此同

黄裳元吉

六五黄裳元吉伊川先生曰坤之五尊位也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按此說象外教人之意不可硬配在坤此爻本是美辭故

先儒多有辨也

知進不知退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曹仲禮云喪字下魏王肅本曰其惟愚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如此讀意似完足

履霜堅氷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魏志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霜字下無堅氷二字如今本已云

堅氷復云馴致似無謂矣此傳寫之誤當以魏志爲是

陰疑於陽

陰疑於陽必戰舊解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必戰疑荀虞姚蜀才作凝晁云古稱凝是也㩀少讀疑未解其義今觀凝謂陰凝沍也荀虞諸君之説似亦作㩀

磐桓利建侯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横渠張氏曰磐石猶言柱石

磐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如爻傳言磐桓不進之貌潛服在下欲往不能何以建侯横渠之說似為有見

即鹿无虞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鹿虞翻王肅作麓三互艮下畫山之足也山足曰麓虞謂虞人為鄉導以獲禽獸者三无應是无鄉導故入于林中矣在麓平坦無鄉導且無所獲深林幽暗之地雖有䠐繳將安所

施乎故君子不如舍也

小貞大貞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解者曰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為君子謀當如是乎小貞者如朱雲折檻之類是也大貞者如龍逢立諫之類是也殺身成仁非大貞乎

利用刑人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三原王氏曰利

用刑人刑即書所謂朴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
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
去昬蒙之桎梏也若痛懲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者非
蒙發之道也

位乎天位

彖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據鄭氏謂上位字誤當作蒞
字

天與水違行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師出以律

師出以律在師之初故曰師出律貴和否臧不和之謂也按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蓋古者出師必吹律和則知士卒同心猶後世軍中風角鳥占之類是也

利執言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按言字當作之字傳寫之謬以五柔中不為兵端之象

舍逆取順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失前禽舍逆取順也郭氏曰今本舍逆取順一句誤在失前禽上此小象四句釋爻辭其第一第三句並先舉爻辭後以義結中間一句獨先申義後舉爻辭三百八十三爻並無此例誤亦明矣

輿說輹

輿說輻輻說文釋文皆作輹與大畜輹同車下縛木也輹指二輿三自謂也三邇四雖不畜而情有所眷三往趨上二下畜初說輹之象也輿說輹夫妻反目進不能為人所制也以九三無應故也

德積載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已成是陰盛抗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

其徑路必爲布置阻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且與韻叶聖人身爲度而聲爲律故爻傳多有韻

視履考祥

視履考祥舊讀爲句以爲終始周旋完備是以元吉或曰視履爲句與素履夬履讀同漢上朱氏曰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視我所履則吉可考而知也

君子有終

謙亨君子有終按說苑終下有吉字韓詩外傳曰能以

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今謂亨通而有終則卦又係君子若義未盡也

天下隨時

彖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謂時為之虞翻蜀才俱從本文虞以為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蜀以為相隨而大亨無咎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按二氏俱以時字發揮其義似皆有據

咸臨貞吉

咸臨貞吉雙湖胡氏曰王輔嗣訓咸為感諸儒多因之然臨以二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徧與皆見得陽道廣大公溥而且於立卦命爻之義皆得也

未順命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順命諸說多出牽强未穩夫既咸臨而吉无不利矣乃未順命涑水司馬以為二

在下體而不當位故小人未肯盡受命安定胡氏曰未字義文潞厚齋亦稱義與彖傳之意合當從之

乾胏金矢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舊說引用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然後聽之樛按此取象之義夫金剛也矢直也斷獄以剛以直為本豈真有金矢哉如周禮貧者豈能辦之訟終不聽耶周禮或別有指也

剛柔交錯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余初讀疑有此句未敢以為然及觀朱子語錄亦稱脫也

賁其須

六二賁其須雲峰胡氏曰二與三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也其說固是但頤與須雖近與象不合六二純陰不能自動必待九三而後動故賁其須須待也待而後動故象云與上動也

七日來復

七日來復諸儒觧云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歴七辰故云七月按輔嗣云陽氣剥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剥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然陽氣至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説建亥之月純陰用事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而云七日來復也

頻復厲

六三頻復厲无咎諸儒皆訓頻復頻不必安于復故危厲復雖不安義終无咎也按鄭氏晁氏皆云頻與嚬同古文通用嚬慼之之貌處下體之終雖愈於上六之迷然居地不中是以慼也慼而求復未至於迷故雖危无咎也

天下雷行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按諸卦之象直言兩象即以

卦名緒之若雷在地中復令无妄應云天下雷行无妄乃謂物與无妄者欲見物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此皆先儒曲為之解終未釋然當於人心也或曰衍文或曰謄寫之誤又曰茂對時育萬物萬字註者妄增經文原非有也

曰閑輿衛

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閑輿衛曰字朱子作日字以噬嗑九四隼之疑艱貞下有一吉字爲當

大畜之時居九三之位惟宜艱貞則吉也閑習也輿指二衛指初閑習既熟則不至顛仆故其占為利有攸往

何天之衢

何天之衢亨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予聞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傳義云云諸儒多從之槨嘗讀俞玉吾集說引晦叔王氏曰何當作行此解不知從何傳之以上四說均于易

有裨而晦叔王氏似尤簡明也

顛頥拂經

二與四皆曰顛頥五與二皆曰拂經其文則同所係之辭吉凶則不同何也葢下三爻主動故凶上三爻主静故吉不當以文同而一其説也故曰易不可為典要

枯楊生稊

九二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稊秀也秀如苗未成莖也解者曰稊根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

初爲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陽之發生榮自末始不自下而榮其説戾矣南沙熊叔仁著周易象旨其義與陸德明合是矣

枯楊生華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按少字誤作士字及觀郭氏定本亦云少字蟲傷類於士字誤亦明矣士字義理无謂

過涉滅頂

過涉滅頂凶无咎先儒謂陰柔過極以至滅頂何得謂无咎葢處上者地事值者時如商紂之亂已極不能救藥比干以宗國之重必諫而死者義之所不得已也殺身成仁何咎之有

習坎

習坎注疏曰按諸卦名於卦上不加以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又有曰見其重險險中而復有險也桴讀俞氏古易集說引郭氏曰習坎

上脱一坎字此説似於前二説為優

坎不盈

坎不盈祇既平无咎祇鄭作坻水渚也詩宛在水中坻説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葢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故无咎也

履錯然敬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王輔嗣曰錯然警慎貌後儒多

宗之又有為紛錯乖錯無一定之説椁嘗讀鶴鳴詩云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錯乃琢玉之礪石也言處離之初將進未盛之際如履錯然以敬為務可以无咎矣

大耋之嗟

大耋之嗟凶嗟字下古文及鄭薛本無凶字晁景迂曰无凶字者得象數理或然也

有嘉折首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舊傳以有嘉為句恐不

是㩦讀小象多有韻此當曰有嘉折首庶與韻叶也

莫之勝說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俞氏曰説吐活切即脱字也六二挽留九三如此堅固九三雖剛亦莫之勝豈能脱身而去或曰勝羨文葢因漸九五而誤

喪羊于易

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朱子語録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作易

晁以道曰易古文疆場字與象數合九四之剛非六五之柔所能制是以在其畔而亡去與在藩羸角者異矣

晉如鼫鼠

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陽為大鼠本草指為螻蛄項本庵以土狗言皆非

得其大首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吳幼清曰大謂

三之陽與上應上者三之首故曰大首謂能得上六也不可疾貞先儒俱連讀項氏玩辭貞字自為句得之

王假有家

王假有家勿恤吉舊傳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說文曰假格古通用格正也葢言王者能正其家家正而無不化矣蘭氏廷瑞曰如人君正身齊家則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内外而不不紊故不待憂恤而吉矣今觀蘭之說於說文相合似無可疑

解利西南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唐李鼎祚本也字下有无所往三字荀爽曰陰處尊陽无所往也程傳曰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觀此二說鼎祚之言似亦足據

弗損益之

弗損益之先儒皆連讀惟晁氏容語弗損絶句益損處

上九物極則反是以弗損也

莫益之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輔嗣曰獨唱莫和是偏辭也虞氏不然蓋在上求之無饜彼莫能應以至反有擊之者矣自外來言怨者衆也衆徧也周匝之辭也故虞氏以偏為徧晁本從之朱子語錄云此處亦可疑當以虞晁之說為是

居德則忌

居德則忌南軒張氏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積而不流之謂居節齋蔡氏曰居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葢祖南軒之説注疏以則字作明字非

莧陸夬夬

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按本草莧有赤白紫三種高二三尺枝梗柔脆陸名當陸此二物以其皆柔脆易翦取以爲象舊説莧陸即馬齒莧埤雅云莧高大而見故字從見今稱馬齒莧者其苗屈曲高不過二三寸恐非爻之

所取義也此五爻為夬之主取象莧陸以柔脆易斷又不曝而合於中道也

入于幽谷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按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不明字上誤增幽字義亦甚析也

利用亨祀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先儒謂其占利以亨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

也或以為既凶又曰无咎義則不順熊氏曰經文倒二字无咎當在征凶之上言亨祀則无咎征則凶矣

亦未繘井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郭氏曰乃字上疑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凡彖先舉卦名釋訖次舉繇後以義結六十三卦无如此者足明脫誤矣

井谷射鮒

井谷射鮒谷窮也即詩進退維谷之谷射注也言井竭而空不能上出濟物僅足注鮒而已不在谷字取義令傳稱澗谷又稱谷下恐非本文之旨

井收勿幕

井收勿幕俞氏謂收為汲收字作去聲讀詩救切是也幕當作羃掩之也井養不窮葢以濟人利物為功而使之羃可乎

已日乃孚

巳日乃孚漢上朱氏曰十干自甲至巳然後為庚庚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巳日浹日也例以先庚先甲為訓似為近之

鼎元吉亨

鼎元吉亨鼎器也非特有安重之義葢其致潔以為烹飪之用則又為卦内巽順外文明又六五以柔中之德居尊而下應九二剛中之臣故元亨吉字羨文當依伊川程子作鼎元亨觀彖傳可見

出可以守宗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程子郭京俱謂脫不喪匕鬯四字或謂出繼世而主祭也又曰出即鬯之誤㮚嘗考之脫不喪匕鬯四字誠是震為長子自是祭主何必曰出而繼世又何必曰鬯而後可以守宗廟社稷也出或衍文

漸下有鈌

漸字下鈌一漸字瀘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而明兩卦

者晉進也漸非進以漸而進爾

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郭氏云賢德以止巽為居風俗以止巽為善今本正文脫風字本義亦疑善下有脫字是也

鴻漸于磐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孟康曰磐水涯之堆二當互坎可稱水涯之堆虞馬謂磐為山石悉誤坎為飲互兑為食

夫鴻水鳥也據于石又何飲食乎孟之説是矣

歸妹以須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傳謂六三失德而无正應故有欲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未有所適也本義曰須女之賤者未竟其説嘗考之天官書須女四星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此取象之意也漢上之説亦然

況于人乎

彖曰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先儒疑二句羨觀劉向説

苑引孔子告子夏曰豐明而動故能大茍大則虛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即繼之以聖人不敢當其盛而况人與鬼神乎或疑羨是矣

遇其夷主

遇其夷主吉行也郭氏謂行上脫志字理或然矣或又疑吉字為志字之誤石守道曰四雖幽暗而遇夷主是以志行而吉也

豐其沛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三原王氏曰折其右肱象既以為終不可用也雖不言凶其凶可知如何得无咎无咎二字疑衍傳謂无所歸咎也又謂雖不可用而非咎也皆不可曉

得童僕貞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俞氏曰貞當自為句周禮有所求貞貞亦古之美辭或謂此意象也黄楚望謂象外之象即此類它爻亦有同此

重巽申命

彖曰重巽以申命朱子發曰内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晁氏徐氏本申命之下有命乃行也王弼誤寫入註按郭京何子元俱云弼本注云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也今連二句讀之上句似為贅矣

渙其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此爻謂居陰得中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葢言丘聚也能散其小群

使不至於滋蔓固為元吉能散其所聚之大者使不致於作亂惟大智者能之則非常人思慮所及也如舊說是聚有丘非渙有丘也

渙其血去逖出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舊讀逖為惕虞翻曰應在三坎為血去逖出言去而遠出即象傳所謂遠害之意也上在渙之終去坎遠故象如此凡在險中者貴乎出在險外者貴乎遠也

月幾望

月幾望洊儀王氏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幾郭京作近孟荀一行作既孟云十六日也晁以道曰古文讀近為既詩往近王舅是也此當作近即幾望意

豚魚吉

豚魚吉傳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以此觀豚魚似二物矣即為二

物能感者皆不過以食飼之而能應也以食飼而應人人能之非誠之謂也豚魚者即江豚也唐人所謂江豚吹浪夜還風是也豚魚之信如此人之信能如豚魚則何往不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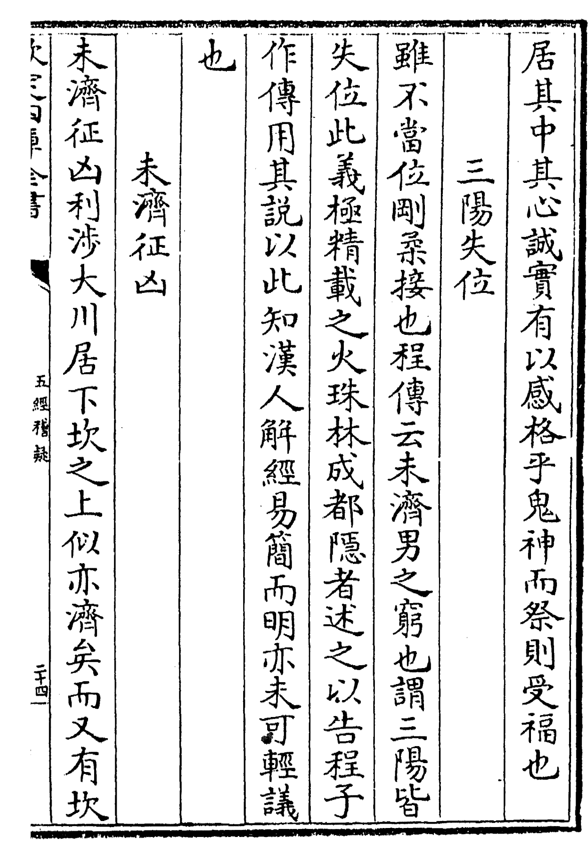
過其祖遇其妣

過其祖遇其妣王輔嗣曰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内履中而正者也過初履二故曰過其祖而遇其妣也先儒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

為祖二與五俱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按三四在上初二在下何以為過五陽位君之象何以為妣此說頗費詞而輔嗣云云似簡而明也

東隣殺牛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隣指二二離隣於東也西隣自謂五坎隣於西也離之陰爻屬牛坎之陽爻屬水禴祭以水雖不如牛之盛然九三以陽實


居其中其心誠實有以感格乎鬼神而祭則受福也

三陽失位

雖不當位剛柔接也程傳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此義極精載之火珠林成都隱者述之以告程子作傳用其說以此知漢人解經易簡而明亦未可輕議也

未濟征凶

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居下坎之上似亦濟矣而又有坎

在前蓋亦未濟也六三位不當征之且凶況涉大川乎

朱子曰利字上當有不字

觀象觀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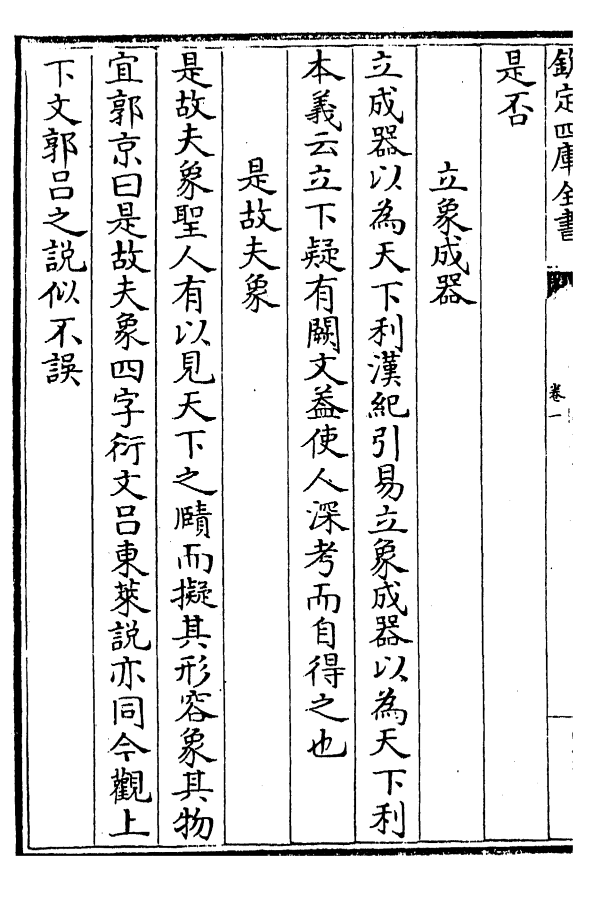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按節齋蔡氏曰序次序也如否泰剥復之類余每讀為之疑及觀虞翻本序作象辭作變則今本作序作辭誤也觀下文觀象觀變義當自得之

天地之数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竊嘗謂變化即陽爻陰爻之變也鬼神即六爻所示之吉凶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能使人趨吉避凶以前民用非神物之功耶此專指占而言也

易有四象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白雲郭氏曰以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又非別章疑其錯簡俞氏欲移於晝夜象也之下未知



是否

立象成器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本義云立下疑有闕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是故夫象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郭京曰是故夫象四字衍文呂東萊說亦同今觀上下文郭呂之說似不誤

此屬前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俞氏曰此屬前章取夬下承上取象之意觀前章意未盡且此章寥寥數語不似特為章俞氏之言不為无見

不見利不勸

子曰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郭氏曰按勸字誤當作動字凡悔吝所生生乎動者則是小人見利而

動其勸勉之義皆是善道故季康子問使人敬忠以勸是勉令向善之義審其文句義理甚明矣

不威不懲

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說苑不威下脫小字不懲下脫大字此先泛論事理而後舉易以明之說苑去古不遠或有所據也

輔誤作與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後求則民不與也郭氏曰與字誤當為輔字與字義大失況下文已有不可重也

幾必先見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或以吉字下當有凶字言君子見吉之幾即趨見凶之幾即避所以不俟終日而後作言趨避之速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幾必先見以此知幾之見不獨一吉字也

同功異位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或以為譽可以言善而懼亦可以言善乎善字疑是義字之誤

出入以度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本義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觀注疏解曰出入猶行藏也言行藏各有其度不可違失於時故韓康伯云豐以幽隱致凶明夷以處昧利貞

是出入有度也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而顯必有凶咎

使知畏懼而不敢為也

縱横逆順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言其大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言

其要也要先儒讀作平聲蘇氏曰得其大者縱横逆順

无施不可而天下無廢物矣得其小者懼以終始猶可

以无咎此庶幾乎危傾易之指乎

知來者逆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二句先儒多為之疑臨川王氏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

因此援彼

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月未嘗烜也楊用修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

可言造也如此類皆是

坤為柄

坤為柄俞氏曰柄為枘乾性圜轉而曲坤性執方而直故乾圜坤枘相反也此一句本義不觧當以俞氏之說為是

巽為雞

巽為雞傳義俱不觧臨川吳氏曰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内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

半者重陽之時也蔡虛齋蒙引亦取其説㮣按巽之性陰也巽之體伏也説卦曰兊見而巽伏也又按古歌炊扊扅烹伏雌雌安得鳴乎以易説卦及古歌巽為伏雌之義明矣重陽之説予所不觧也

震為龍

震為龍龍虞翻干寶作駹以第八章有其文此重出也故以虞干之説為然駹色蒼也震之色亦蒼

巽為寡髮

巽為寡髮寡䫜本作宣按周禮頭髮皓落曰宣古今韻會又稱髮白黑雜曰宣宣寡字相近䫜之說是矣

馬為曳

其於馬也為曳郭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於輿也為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无曳也

兊為羊

兊為羊李鼎祚曰羊已見前此當為羔庶不重出與震為駹之義一也

序卦雜卦

物生必蒙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郭京曰蒙當作昧衆必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京曰比當作親今以序卦觀之凡卦無有以本字解者郭氏之說亦有理

晉晝明夷

晉晝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

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氏奕本此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象矣止蓋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諸家之說紛紛多牽會無取也

豐多寡旅

豐多故親寡旅也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桴按取協之說亦通但聖人之意不可知也

如謂必協則旅字升在句上寡字協坎下之下不亦可乎

謙輕豫怠

謙輕而豫怠也虞氏以怠作怡曰豫樂祖考故怡項氏曰此上文大畜時也无妄烖也萃聚而升不來也烖叶西來叶黎與時怡俱是一韻經文多叶故知虞氏之說不謬也

五經稽疑卷一

五經稽疑卷二

明　朱睦㮮　撰

尚書

放勳非堯號

程正叔曰放勳非堯號葢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為放勳也若以堯為放勳則臯陶曰允廸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㮮

初讀堯典頗疑此二字及得正叔論則瑩然自解矣

南曰明都

堯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傳曰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後人傳寫脫爾若以南交爲交趾不可解葢交趾遠夷也三代時疆宇未廣況堯時耶陳氏之謂明都亦不敢信

明明揚側陋

吳幼清曰明明晉照精察之意重言二字者猶前言安

安也揚舉也側陋偏僻之處四岳既辭堯使舉以自代謂在朝既無其人則明明揚偏僻微賤之人衆與帝言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亦聞有是人也岳又言舜父頑母嚚弟傲能諧和之是以衆舉也按蔡傳此一句似泛言薦舉賢者𠯁以側陋指舜為尤切

納于大麓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叢子引夫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録萬幾之政㒸

是時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或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之乎此説大誤

受終文祖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始祖未詳所指為何人及考司馬遷謂文祖者堯之太祖也舜攝祚必於文祖之廟而告焉推原其始也

七政右旋

七政蔡傳謂日月五星隨天而左旋今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氣清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是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七政右旋明矣洪武間詔謂如此此觧又命儒臣推此例得六十六條名曰書傳會選云

柴望山川

唐參五經文字云柴字本作祡下從示經典取燔柴多

從木朱子語錄云注家以至于岱宗柴望為句某謂當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今案上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為句尤為明妥說文引書亦以柴字為句

五玉三帛

歲二月巡守東方諸侯以五玉三帛二死一生贄見於君者鄒氏曰舊本五玉即五瑞按周禮典瑞注云瑞符信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天子受之而不還

也嘗考之瑞者上頒而下守之以為有國者之符信也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為享上之儀物也二説所用不同鄒氏似得之

象以典刑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罪之不可宥也或曰罪有大小刑有重輕刑所以倣象其罪而加之耳傳謂如天之垂象以示人非是

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流即流宥五刑之流放竄殛亦流也言棄置於此不得他適竄匿之如穴中鼠也殛謂待死於此以終其身流放竄殛四者有重輕如宋之編管羈管安置居住之類而說者不明殛字之義以殛為誅死果若是四罪鯀為最重誤矣

難任人

傳稱難拒絶也任古文作壬言不用包藏凶惡之人也

朱子語録云難平聲任如字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此篇集傳曾經朱子訂定不知今傳何以不同也

擊石拊石

舜典云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之篇又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條重出不然舜典衍一簡也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濟濟相讓惟夔則否乃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吾友蘇國卿曰於漢書作烏是夔嘆美之辭以見虞廷之樂盛也此說亦通

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按竹書帝王之歿曰陟故書紀舜之歿曰陟然既云陟而又云陟方乃死則語複矣或注者之詞又按史記曰舜南廵守崩於蒼梧之野夫舜年九十三自謂倦勤而薦禹為天子矣至其百有九歲之後精力已衰而安得涉大江重湖而入蠻夷之境哉夫禹既為天子而舜復南廵是二君矣考之孟子曰舜都於蒲坂卒於鳴條蒲坂去鳴條不遠當以孟子說為是

孔壁禹謨

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疑葢禹與臯陶舜三人自相問對其見於臯陶益稷篇中子思曰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矣又安得有大禹謨一篇且如堯典舜典雖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各自陳說而首尾荅問一一相照獨禹謨雜亂無叙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曰謨殊與諸體不類

曰若稽古

曰若稽古大禹以下增十七字朱子曰吳氏云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當是後世模倣二典為之臯陶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臯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禹讓臯陶

舜倦勤讓天下於禹而禹讓之臯陶而不及益稷何也禹自以功德不及臯陶而讓之其實臯陶之功不及禹

使禹功未敘刑將安施若益稷則皆禹之佐蓋同功一體之人禹既以不敢當豈可推其功德於佐者耶

禹征有苗

舜倦於勤命禹居攝則萬幾之政皆禹代理豈可遠涉數千里之外以征蕞爾之苗哉舜既命禹征苗必躬理政事而班師之後又乃誕敷文德初不見其有退老不聽政之意是知禹之征苗必居攝之前也此章雖繫禹受命神宗之後而自此以下至於皋陶益稷篇末必皆

禹居攝時事詳其語意自可見矣

皋陶矢厥謨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朱子曰此是三篇之叙第一句説皋陶謨第二句説大禹謨第三句説益稷所謂申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樗嘗考之此書本是二篇皋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可知矣孔壁中又折為三篇後儒比堯典以意增曰若稽古四字古本原無也吳氏纂言有辨

思曰贊贊襄哉

傳謂思曰之曰當作日而益稷篇有思日孜孜之語故也然作曰亦是蓋臯陶純乎臣道故自云有功則吾豈敢吾所思者亦曰助君以成功耳若云思日孜孜則無意義

明庶以功

庶乃試字之誤也按春秋傳趙襄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舜典又載此句益可以為明証矣

搏拊琴瑟

尚書大傳云帝王升歌清廟以韋為鼓即搏拊也樂書或拊或搏聲有大小之辨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以其或拊或搏莫適先後也韻書又謂拊當作搏樂器名也諸書所載如此而蔡氏以為搏至拊循蓋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按此說出說文說文或別有解也

夾右碣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北平郡二十

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石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余觀禹貢祇載右碣石而不載左者以其地遠而莫録也

海物惟錯

海物水族惟字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與錫貢磬錯之錯同意

三江既入

三江既入諸家注極多惟史記正義觧説頗明三江者

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之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大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里至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也一江東北下三十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東北並入海也

雲土夢作乂

雲土夢作乂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涉睢濟江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耳

敷淺原

敷淺原地志曰豫章郡歴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根盤三十餘里竒峰疊秀四面如畫是其地矣余按王耕野考訂書傳云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平曠之地不為高山可知禹貢導山即所以導水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曾用工者則録之否則山雖大不録也

匯澤彭蠡

東匯澤為彭蠡集說似誤余嘗考之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為漢又其次則為彭蠡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為南江非判然異派也葢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為彭蠡也故云中江北江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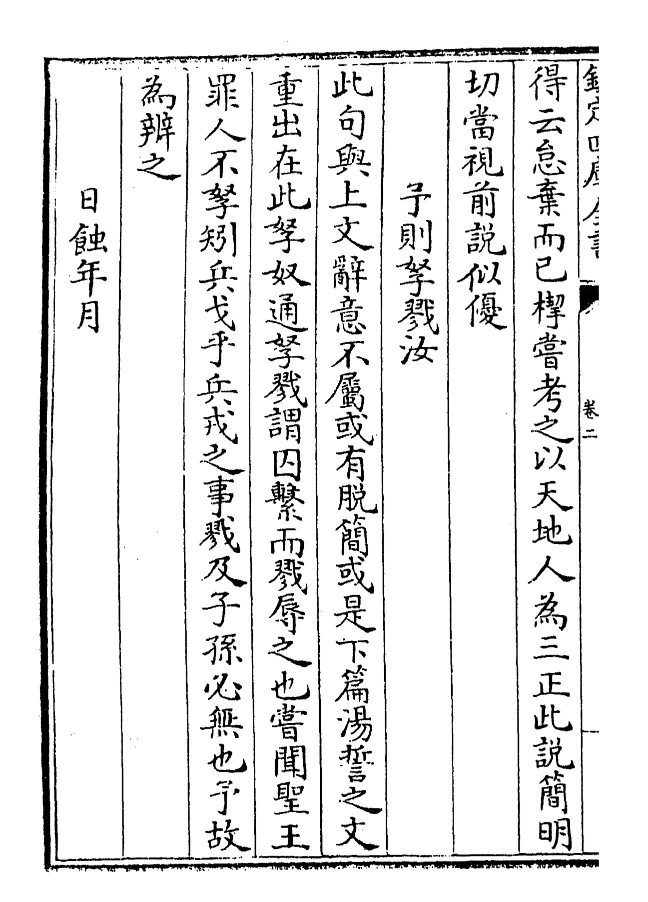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

枝山也傳謂鳥鼠雌雄同穴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予友高仲修為陝西參政實分守其地求其故親見鳥鼠雌雄並處一穴因謂予曰禹貢所載誠非誕者先儒或未之見也

怠棄三正

怠棄三正舊說以為子丑寅三正也當夏之時不知王朝三正並須於諸侯耶抑止須夏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



得云怠棄而已欅嘗考之以天地人為三正此說簡明切當視前説似優

予則孥戮汝

此句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孥奴通孥戮謂囚繫而戮辱之也嘗聞聖王罪人不孥矧兵戈乎兵戎之事戮及子孫必無也予故為辨之

日蝕年月

仲康即位次年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羲和尸厥官若罔聞知王命胤侯征之傳引唐志云日蝕在五年以經文肇位二字觀之當從前說經世書亦云次年也

玆率厥典

玆率厥典奉若天命此二句當從真氏之說葢玆者此也指伐桀之事而言之也湯以為不幸處君臣之變而仲虺以此乃率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葢治則戴之以為君者常道也亂則誅之以救民者亦常道也變而

不失其正即所以為常也故湯則駭之以為變而仲虺則視之以為常

兼弱攻昧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傳謂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此五伯之不為謂湯為之乎使湯果為則德何自永萬邦何為而懷哉竊考兼助也攻治也取正也侮訓也推挽也故弱者助之使得自立也昧者治之使得自明也亂者正之使得自理也

亡者訓之使得自思也夫弱昧亂亡皆可亡之道也湯推挽其亡而使之存此民之徯蘇戴商而邦之所以昌也

賁若草木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此二句當作一連讀言害民者去而憔悴之容皆有生意賁然如草木之榮茂而可觀矣

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其辭亦甚明白先儒乃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為首此說似誤究經文則未有首寅之辭而改商之建丑也

肇修人紀

先王肇修人紀以下歷陳湯之行事以見其積德之深也葢肇字以至字相為首尾言始於此而後儒誤以肇字專屬於修人紀遂以為湯始修復非也

顧諟明命

顧諟天之明命明命是天之眷命猶言畏天之威也大學引此以釋明德是斷章取義如緝熙敬止之類今釋書者豈得反據而指為我之明德乎若以為即明德則於後面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將何以釋之乎謂之明命猶言元命大命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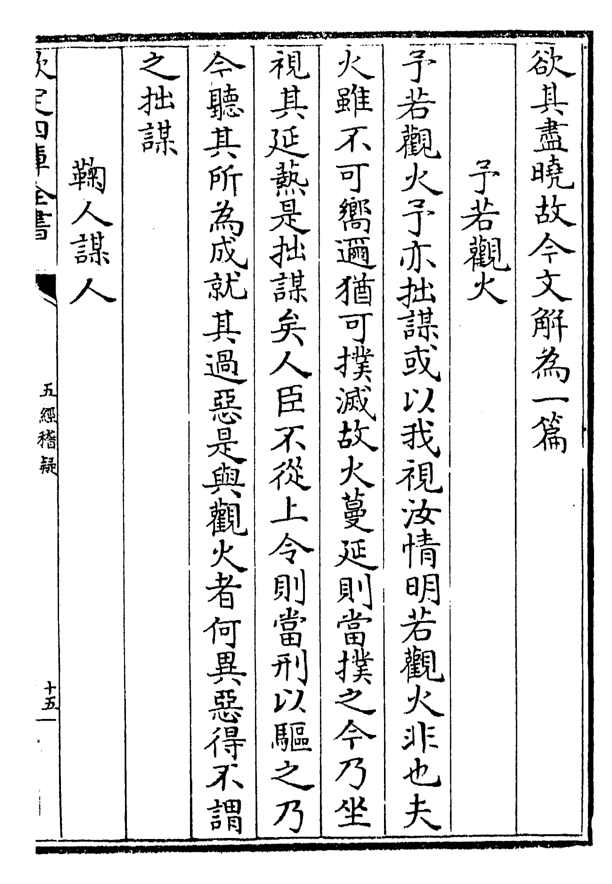
庸罔念聞

王惟庸罔念聞諸家說皆以庸字絶句予欲作一句讀

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是也

盤庚遷都

商自祖乙都耿圮於河盤庚欲遷於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故盤庚從容開喻以利害也吳氏曰說者言某篇為告臣某篇為告民某篇為兼告臣民以余觀之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諭事係乎臣者主臣言係乎民者主民言君心初無適莫臣民皆



欲其盡曉故今文觧為一篇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視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乃令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鞠人謀人

鞠謀蔡氏不解其義新安王氏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之事也既養之又保之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之矣

説築傅巖

傳以築為居孔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之徒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以為據築為居之説恐未安也

舊學甘盤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後又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傳謂高宗自叙失學之因按君奭篇歷叙殷之賢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嘗為高宗之相矣蘇氏與經世書紀年俱稱高宗元年甘盤為相遯于荒野以下當從蘇氏之説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此史臣追叙其事不應逆書廟號因篇首高

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嘗考祖庚肜祭高宗之廟而祖己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辭旨淺直亦告少主之語耳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者謂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乃史氏立言之法多類此

詔王子出迪

按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於王朝而遯去耳左傳言銜璧輿櫬史記言牽羊抱茅必無是事以商王同父之

兄而自歸於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為也武王既平殷之後擇取親賢而立之耳其命曰建爾上公尹茲東夏往敷乃訓詳其詞意豈成王克武庚後而始封哉

偽泰誓

伏生二十八篇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先儒馬融輩疑之謂其文淺露不類非惟不似古文亦不似伏生之今文也吾又見昔人所引用泰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

於王屋流為烏及他云云而不在今本或又有一泰誓也按湯武俱以征伐而有天下然湯之辭裕武之辭廹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以此知泰誓非當時本文也

朝步自周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孔疏曰魄者月輪郭無光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曰步黄公紹曰步輦也謂人

荷而行不駕馬也

有道曾孫

武成一篇多錯簡先儒王氏程氏劉氏俱有定本亦各不同間嘗考劉氏以為王語之末有鈌文其說似優于二氏中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叙述之辭非武王自誦其德也

師渡孟津

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

四百里許五日而至左右曰何其速也武王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我告以甲子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又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此傳雖不見經而以此解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苟不乗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也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傳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為杵

字之誤也桴按杵乃搗衣之器非軍中所用者及考杵或曰楯或曰櫓漢書曰血流漂櫓即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陰隲下民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傳二句俱以天言洪武間詔正其誤葢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居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五行配数

洪範初一曰五行傳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其言似太渾五行者五氣之運行也不言用者無所待于人而自然也造化萬類無不本於五行故以五行配数之一獨不言用也

皇極九疇

九疇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其序雖有先後而其中蓋無所重輕也傳以前四疇爲皇極之所以建後四疇

為皇極之所以行牽强無味且皇極不過九疇之一耳安得以一總括其九邪

五事配五行

傳以五事貌言視聽思配水火木金土甚無謂蓋九疇中五行只是論切於民生之用而諸家不察事事配合至於五福六極與五行有何干係而又欲牽引傅會此漢儒之失後人不悟復祖述之何哉

睿作聖

子友高子業云字學明六經如指掌夫睿作聖目擊道存之謂睿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之耳目

無偏無陂

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恊因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也

雨暘燠寒風

雨暘燠寒風或以為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按五行惟燠本為火而為木風本為木而為土何也大抵五者不必强合只以雨以潤之日以晅之風以振之自燠之長養至寒之成熟一歲之間五者咸備且叙則庶草蕃廡矣若必於事事求配不免滯而難通也

星有好風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其故何哉二十八宿環遶於日月

行道之側而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有似于好故謂之好豈真有所好哉

五福不言貴

五福不言貴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蓋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

冊祝三王

金縢之篇曰自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

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令不復可質究矣信哉

我之弗辟

我之弗辟我無以見我先王舊以為辟讀為避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也又以為致辟于管叔之辟二說恐皆未安辟君也我若有無君之心我何以見我先

王此或是經義方成王幼冲周公負任安危之寄豈可避小嫌而忘大義哉

辟居東都

周公辟居東都予已辨其誤矣幼清曰居東謂出征而居東也罪人謂叛人武庚得謂捕獲也武庚伏誅而管叔亦死殷亂遂平此周公居東之由實非避居而出也

不廸則罔政在厥邦

謂人君政事止是導民於吉康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中以孝弟之義之類是也若不能導民何政事之有
或謂廸言德而政言刑殊不可曉
越若來三月
越若古語辭按堯典傳已引此越若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氏語錄載劉議諫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既死魄雖亦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為有證而不當復釋為迤邐來也

復子明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氏以此篇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獨王氏以為不然世或未之信焉以余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多出漢儒之說葢武王崩周公以冢宰統百官之政此禮之常即云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也世見周公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王氏之辨為有證

茲予明農

明農周公謂予往洛邑體恤農人耕穫之事而盡心於民也時皆以周公明農為告歸不知名公欲告歸周公作君奭留之甚為懇切於人則留之於已則退之安有此理即此反觀當以前說為是

殷乃引考

周公禋於文武不惟祝君又為殷人祝曰願殷人以長壽考下文王伻殷三句亦是為殷民祝祠此說見周公

忠君愛民之意較之諸說專以為王而祝者更為淵大

或言攸居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上必有脫簡又曰之下必有脫文不可强解今按王氏說是也王曰之下脫簡即是誤在多士篇内既取彼之文補之於此則此王曰宜衍當删去予周王也爾殷士也洛邑是殷士所居之地此篇叮嚀告教欲殷士永安居於洛所謂言爾攸居也凡民又曰是我周王乃或能言

爾所居諄切懇至如此非愛爾之深其能然乎爾殷士在下者不能敬上周王在上者乃能愛下不為必然之辭故曰或

君子所其無逸

萍鄉柳子言呂東萊解君子所其無逸一篇極好朱子扣之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曰呂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

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此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鑿非古人之本意也

復語相承

多方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末章又先曰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恐來世傳疑襲誤葢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此新例二著周公實未稱王所以別

嫌明微謹萬世之防也此呂氏之說頗傷于巧安有新例哉不過訛誤或衍文耳

召公不悅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皆序文意義含糊有以啟之也當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並相成王召公有請老之志周公作書以留之細閲君奭無有不悅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啟也

君奭弗弔

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自後世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人以天下為心不幸遇殷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

小子同未在位

小子周公自謂也周公東征時名公專任國事今周公雖歸而在位然謂名公今日任事當同我昔日未在位之時未可言去也況上文經曰在今予小子旦則此小子又豈可指成王也讀者當詳之

汝明曷偶王

按六經圖辨云昔吾二人受武王顧命勉輔成王若耕之有偶也古人耕不用牛然牛服車祭祀而已以牛而耕秦以上未之聞也至漢趙過教民牛耕牛耕自趙過始

天惟五年

天惟五年蔡傳謂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葢五者自武王克商之年追數五年之前紂惡

已極商已當亡然天以其為商先王子孫故須待寛假未遽亡之以至五年之久也

從容以和

從容以和只是凡事無急廹當從容寛緩以和之葢近民之法當如此耳否則强欲速化而民且無所措手足矣傳謂和不可一於和當從容以和之語疑有誤

喪服受冊

成王崩未葬太保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次王以喪服見

受教戒荅拜此蘇説也朱子不取𢬵以蘇説乃禮之正朱説乃禮之權若國有危疑亦不容不行權以定名分絶覬覦也二説均不可廢

誕受羑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羑若諸儒或以為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為羑里逆地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為天所眷佑或以為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文而言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
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
與君奭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毖殷頑民

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
以為頑乎至君陳畢公之命非諭商民即斥之為頑何
以為過也讀者不察諭民與命官之辭不同而妄謂成
康待商民之薄且使周家忠厚之意自此而銷鑠甚矣

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富惟貨之戒必非為歛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於報應之間咨嗟懇惻諄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譏詆惜哉

馬牛其風

馬牛其風孔疏云牝牡相誘謂之風因牝牡相逐而至放逸遠去也按蔡傳祇言風馬牛不言其故故引孔疏以足之耳

費誓

按費誓淮夷徐戎並興伯禽征之呂氏稱伯禽封于魯夷戎妄窺其新造之邦而伯禽應之甚整暇洛誥傳謂征夷在周公東征之時伯禽就國已久多方傳謂在成

王滅奄時與呂氏說不同又有謂成王巳伐淮夷故魯惟征徐戎諸説所述如此仍當以呂説為是

古今文辨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所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

五經稽疑卷二